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繞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殺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滋愚者或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發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蛇窮也羆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鷄也故事

之材知伯美譽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強敵果敢奮早給三材也功又辯慧四材也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受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而身馳馬能越高而身虧於秦者不知賢也二君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効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 製作



道家學術資訊網站

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暴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暴謂大肆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子對家一暴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知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誰與何遷苗推究有苗更所放也知伯有五過人

淮南鴻烈要略問詁卷之二十八

疲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要畧凡鴻烈之言二十篇畧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

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想要舉凡而話不割判純樸肅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則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興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興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微真有天文

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適應有泥論有詮言有術有錄編有齊俗有道應有泥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備務有參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象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窮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也託小以包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時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過則敗物而貴身欲參言而

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_治五藏
藏濬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
萬方覽耦_{耦通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
也做真者窮遂終始之化羸_{羸也}有無之精_{羸通微}
遺物反已塞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
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
之母也_{氣太一之初造化之母元}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
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
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
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
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
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週周備
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
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
十二節一節也_{月從正月爲人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_{十二月}
開塞各有龍忌_{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諸龍發號}
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
施令以時教期使若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

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
攬物物引類覽取擣_{擣也}浸想宵類_{微視也宵物以}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
通窘滯決渙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
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
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
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
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
宵_{宵走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
其精神撫靜其蒐蒐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
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
初之道埒畧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
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
聰明精神之感動轉流遁之觀_{搏止也流節}間_{緣繩也}識辨覘_{覘之鄰也}謀_{謀也}辨_{辨也}接
徑直施_{施也}推本模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
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
能有符驗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
也詮言者所以警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
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
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
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
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所以知戰陣分爭之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
百官條通而輜湊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
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
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
取耦以相管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
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_{臣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
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摩晝人事之終始
者也_肇分道應者攬掇述事之蹟追觀往古之
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
合得失之勢者也記論者所以箴鑄繙繚之。
間_{緣繩也}識辨覘_{覘之鄰也}謀_{謀也}辨_{辨也}接
徑直施_{施也}推本模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
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
能有符驗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
也詮言者所以警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
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
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
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

非道不行也知攻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窮究穿鑿百事之變過而通行貫萬萬物之宜審者也假筆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綱說擇擇因擇目也而以明事辨事者也辨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昧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本也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

據日也而以明事辨事者也辨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昧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本也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據日也而以明事辨事者也辨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昧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本也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

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合澄澈神明之精_{澄清也}以與天和相_應聖_{聖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君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之正流方終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_{景星在月之旁也}祥風至_{風不害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_{德也}○內形而行其法藉用制度神祇弗應禍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_{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屬者所以窮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牴內有以處神養氣宴嬉至和而已自樂所安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征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道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固其無為則通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爲之浮辭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孽孽以自幾也_戰春族者橫八極致高}

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乘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以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尚則無以禦萬方知泥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警論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怨其要弗西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參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能詳說則終身顛頓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審乎聰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_{八變爲六十卦}伏羲示其象周官增以六文_{周官}所以原測取清之道而據逐萬

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絅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確參連侵絅紛遠援所以洗汰滌蕩至意_闇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胥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自蟠漬其中足矣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暗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徑十門八方上外天地捭山川_辨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_七也潤萬物而不耗費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浩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殘殺無止康梁沉湎官中成市_集也成市_古言秦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制諫者劓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景善_{太王}李

文王武王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馬_{太公}_{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_{薄少也}躬擐甲胄_{擐貫}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_{柱之間有主大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櫟櫧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_{稱父封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皆奉監之也}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擣芻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_{悅易}

厚矣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轂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歧_{別流去也九歧河水}鑿江而通九路_{江水道}辟五湖_{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損_{損排去也}濡不給汔_{汔死陵者葵陵死澤者葵澤故節財薄葵間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縫_{縫織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郭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_{辨別}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_{鍾樂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也}一朝用三千鐘_{鍾猶十斛也擊屬也一組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會道於左右_{二人者公臣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大國諸侯谿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今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_{特估}與之國約重致割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

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歛民

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

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

新故相反後相繆百官皆亂不知所用故

卷一

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食狼

狼虎強力寡

義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

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

地利形便富積殷公欲以虎狼之勢而

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

淮南

觀天地之象追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

浩然與皓月同玄眇之中精搖靡覽

楚人謂深酒

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追蹤類非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

推移也故置之泰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

寔也布之天

淮南鴻烈要畧間詁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內篇序

卷六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

則能凌厲玄霄騎足則能追風躋景猪故欲

戰勁翮於鷺鷥之群藏逸跡於跋驥之伍豈

況大塊裏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

驚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

蠅而慕冲天之舉策政鑿而追飛兔之軌飾

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

索千金於和驥哉夫以廉儉之步而企及夸

父之蹤近才所以躊躇也以要難之贏而強

赴扛鼎之契

或作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

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

入珍之甘而蓬草有綠枕之樂也故權貴之

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

考覽寄言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

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

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

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蒼卒不知所從而意

之所疑又無可諮詢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

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屬言較畧

以示一隅莫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

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

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輕桔皆死莫信神仙

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

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

之數而則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

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

欲藏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

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

信於不信者乎葛洪雅川謹序

○